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南朝金粉錄 第二十二回 邪術驚人官軍敗績 英雄比武眾將逞能

話說繆瑞麟攻打官軍不能取勝，遂令賊眾將大營團圍住，困得個水洩不通，仍然日夜攻打。看看賊兵有些疲乏下來，官軍依舊不動聲色。這日賊兵都覺有些困乏，大半拋戈棄甲就空地上坐臥休息。湯獻忠在了高樓上看得真切，急急傳出令來，令各營奮勇殺賊。那些士卒銳氣已養得十足，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只聽中營一聲炮響，各營金鼓齊鳴，營門開處，喊聲大振，猶山崩地裂一般。官兵奮勇爭先，一起殺出。賊兵正在那裡坐臥歇息，一見官兵殺到，真是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死命抵住，且戰且走。官軍只追至七里之外，才收兵回營。那些賊兵一連敗了兩陣，無不魂飛膽落。繆瑞麟見官軍甚是利害，即令退二十里下寨，既點賊眾，除殺死的不算，連那些受傷的尚餘三千餘人。繆瑞麟便對偽軍師說道：「某等自起兵以來，所至之處無不大獲全勝，不意今日在這個地方敗得如此模樣，這便如何是好？軍師有何妙技，可以退得官兵？」赫達道：「大王請且放心，非是某等誇口，三日內聊施小技便叫他片甲不留。」繆瑞麟道：「軍師既有妙術，可即請道其詳。」赫達道：「明日半夜，只須如此如此，包管大獲全勝。」繆瑞麟朱保等聽到大喜。正在議論，忽見頭日報導：「稟大王爺，大事不好，官軍直抵營寨了。」繆瑞麟等聞報，急急披掛上馬，率領賊兵出了賊寨，兩邊排成陣勢。繆瑞麟一馬當先說道：「爾等貪官聽者，咱大王爺兩次誤中了詭計，正欲興兵雪恨，以報前仇，不期爾等自來送死。今日爺爺不將你這些害民豬狗殺得盡絕，誓不回營。」話猶未了，官軍隊裡惱了一人，但見身長七尺，虎背雄腰，豹頭環眼，坐下匹青棕馬，手提大砍刀，大喝一聲：「不知王法的狗強盜，連敗兩陣，尚不知老爺利害，還敢賣弄唇舌，口出大言。」說著舉刀砍過陣來。你道這人是誰，原來是湯獻忠部下一員副將，姓陸名舉，其人有萬夫不當之勇。繆雲聽說，怒氣填胸，更不打話，舉刀敵住陸舉。一來一往戰有二十個回合，陸舉殺得怒起，便賣個破綻，讓繆雲一刀砍來，他將身往開一閃，乘勢翻起一刀，只聽咳嗽一聲，將繆雲連人帶馬砍為肉醬。繆電兒哥哥被陸舉砍死，一馬飛出挺槍望陸舉刺來，陸舉急架相迎，兩個人戰在一團，只殺得鼓角齊鳴，喊聲震地。

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見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。半空中有數怪獸張牙舞爪，直望官軍隊裡奔來。只嚇得那些官兵四散奔走，叫苦不迭。湯獻忠禁止不住。陸舉被繆電一槍刺中右臂，幾乎落馬，只得急急跑回本營。賊兵乘勢追殺，直追至十里之外，才止兵不追。官軍自相踐踏以及被殺死的，勿計其數。湯獻忠退回本寨，一面將受傷士車放到後營養傷，一面飛報督撫失利情形，並請添兵助剿，又令各營多備弓箭火器，嚴加堅守，且等大兵到來，再行進剿。賊兵雖經赫達暗用邪術驅使怪獸勝了一陣，繆瑞麟卻因長子已被陸舉砍死，心中甚是悲慟，且因兵力不足，要往紫金山襄陽兩處調兵前來，故此按兵不動。

再說洪一鶚在內閣辦事，閣臣頗為倚重，聖恩亦復極隆。因襄陽流賊猖獗，官軍失利，督撫屢次告急，洪一鶚便奏陳平寇十策，密保褚飛熊熟諳鎗鈴，足堪禦敵。皇上覽策，聖心甚悅，因此留中未發。隔又半月，督撫又飛章申奏德安失守，賊眾屯兵白沙情形，並請發兵助剿。

皇上覽奏大怒，即傳旨著閣臣並書洪一鶚，即刻同詣便殿問話。四閣臣洪中書遵旨，隨即面聖。三呼已畢，皇上說道：「頃接湖北督撫申奏，流賊猖獗，官軍屢次失利，近日白沙又復大敗，此皆調度失宜，大小將弁懦怯不振，以致跳梁小丑不能殲滅，軍儲虛費，荼毒生靈，朕心甚怒。洪卿所上平寇十策，切中機宜，瞭如指掌，足見體國公忠，深堪嘉尚。但所舉山西絳州褚武舉，熟諳鎗鈴，精通武藝。即著卿等傳旨，朕明日在御教場親試錄用。在京各營大小將弁，一體知悉，明晨統領三軍齊赴教場聽候操演，卿等且退。」此旨傳出，在京各營以及兵部，皆預備皇上大閱。

洪一鶚退朝以後，並未回寓，逕到褚飛熊寓所告知一切。原來褚飛熊尚未知洪一鶚保舉的事。現在聽說心中甚是歡喜，便道：「雖承老哥美意，只恐皇上親試不比尋常，若有負累，反致老哥有保舉不實之議。」洪一鶚道：「老哥本領弟深知灼見，何必過謙。如今急須準備服色，以便朝見。」說罷洪一鶚才回本寓。趙弼鄭垣吉慶和趙鼎銳均已知道明日皇上親臨校閱，大家談了一會，也就無話。

到了次日平明，皇上親臨教場。那些在京各營大小將弁，即五軍都督、御營都指揮，俱是全裝戎服，率領軍士兵分八隊，旗列五方，擺城陣勢，環繞四面。各官朝參已畢，兵部傳旨引褚飛熊即至演武廳下，俯伏三呼，跪奏姓名、年歲籍貫畢。皇上龍目展看，果然相貌超群，堂堂一表。聖心暗喜，當即傳旨賞給戎裝，挑選御營訓練馬匹，先試騎射，所用弓力輕重，在監箭指揮處領取，褚飛熊遵旨，自去裝束，那箭道上早列著三座彩牌坊，上懸碗口大小彩球一個。每牌坊口，都有官員監看，當下軍中奏過三通鼓樂，演武廳兩旁站著五軍左右都督，手執令旗，跪上將台，將青旗招動。一聲令下，只見褚飛熊飛馬而出，一連三箭齊中彩球。上面鼓聲連絡不絕，皇上大喜，道了一聲：「好！」各官暗暗喝采。騎射才畢，又傳旨令試步箭。監箭官早在五十步外列了箭靶，中間銅索子懸著一個七層皮鼓子，上下左右四個綠圈，中間一點緋紅，只有杯口大小。只見褚飛熊走到演武廳下跪奏道：「臣所用係八石鐵胎弓，發箭較遠，伏乞天恩飭將箭靶移至百步之外。」當下傳旨准移。那些隨駕各官個個暗道：「這後生中了三條馬箭，便賣弄精神，縱然弓力得到百步，也難必中；若射不著，豈不自討沒趣！」有的說道：「他必定有這個本領，才敢誇口，不然在皇上面前豈能兒戲。」各人議論不一，就連皇上意中也恐不能必中，但能拉此硬弓，射得到時便也難得。

卻說褚飛熊拈弓搭箭，使出三尖六靠四平八穩的架子，弓開滿月，箭發流星，弦響處，這枝箭正中在紅心眼裡，滿營將士無不吐舌。褚飛熊不慌不忙，搭上第二枝，泄滿弓弦，颯得親切，颯的一聲，連第一枝箭一齊透出紅心而去。這第三枝箭褚飛熊賣個手段，將銅索射斷，掉下鼓子。皇上在御案上哈哈大笑道：「不意養由基居然再世矣，可喜可喜。」各官聽說，一齊跪賀。當時皇上又傳下旨來，令各營將士有敢與褚飛熊比較武藝者，在軍政司報名，出陣比較優劣，不得傷殘，但一聞鳴金，即便住手。此旨一下，各營將士凡有本領者都想在皇上面前施展武藝，只聽中軍炮聲一響，鼓樂三通，褚飛熊全身披掛，早從門旗下提槍縱馬而出，高叫：「遵旨比較有武藝者，請出一較雌雄。」

說聲未絕，早見左軍隊裡一將提刀拍馬高聲而應，卻是御營左哨團練使張全才。當下兩個通了姓名，隨即槍刀並舉，戰到二十合，張全才看看抵敵不住，早聽鳴金，各住手回陣。又見前軍都督左營守備熊如豹，手持兩條鋼鞭飛舞出來，褚飛熊接著就戰，一桿槍兩條鞭，就如翻波浪一般，鬥到三十餘合，亦聞金聲回陣。響鈴響處，又見右軍隊裡一騎飛來，原是守備錢應龍，一槍刺來，望褚飛熊劈面就刺。褚飛熊急忙相迎，戰到十餘合上，褚飛熊賣個破綻，讓錢應龍一槍刺來，褚飛熊把身子一扛，這槍從肋下過去，兩馬廝並，錢應龍直撞入懷來，褚飛熊一把抓住他勒甲縵，正待要提過馬來，只聽鳴金，便放手回陣。只見中軍隊裡又飛出一將，手持雙戟，更不打話，縱五花馬飛躍來戰，鬥了四五十個回合，褚飛熊戰得性起，便在馬上高聲喊道：「這樣戰法鬥到明日也鬥不了，你們有武藝的一齊上來，讓咱褚飛熊分了勝負好去覆旨。」

話猶未了，早惱了北陣裡一員猛將，騎黑馬挺渾鐵槍，如一片烏雲卷地而起。你道這將是誰，原來後軍都督掠陣使袁立，這人生得鐵面虬髯，綽號賽桓侯，專精蛇矛，向稱營中獨步。只見袁立在馬上高聲喊道：「姓褚的勿得輕視，待咱袁立與你戰三百個回合。」褚飛熊聽說，撇了那員將士，說道：「袁將軍，新進與你前來比較，幸恕無禮。」袁立兩眼圓睜，大聲喝道：「你有本領只管使來，勿得多言。」說畢分心就刺。褚飛熊說：「得罪。」把手中槍架住。原來這袁立使出梨花槍法，真如瑞雪飄飄，梨花亂落，褚飛熊識得這樣槍法，暗道：「此人欺人太甚，若不叫他知我這利害，還說不如他的本領，只不好叫他帶傷。」因只隨他賣弄，但是遮欄架隔。只待他使到分際，這一槍名為透心寒，褚飛熊才把手中的槍掣回，用力一擺，蕩起一個車輪大小的花頭，早把袁立的槍撥離手有六七丈遠，嚇得袁立幾乎落馬，便伏鞍而回。褚飛熊笑道：「有罪了。」

此時各營將士無不縮頸吐舌。皇上看得分明，心中大喜，即將褚飛熊宣上，欽賜錦袍一領，特授御營副指揮使職銜，俟日後有

功，再行升賞。才出了教場，洪一鶚吉慶和趙鼎銳三人早已知道，接著十分歡喜，都道：「不日定有恩旨，必然有剿寇之行。」褚飛熊又將考試情形說了一遍，才分頭回寓。不覺又過了一日，皇上早朝登殿，百官朝見已畢，即宣洪一鶚上殿，面諭道：「卿青年曆練，才識兼優，又能保舉得人，大慰朕望。觀卿所上十策，足可殲除丑類，今特授卿為兵部侍郎，巡按都御史，提督江南兩湖全省營務。賞賜上方寶劍，以便便宜行事，自總兵以下悉聽調度。並付卿精兵一萬。褚飛熊即著隨營差遣。其餘應待將士，均任卿挑選，務期剋日肅清，以副朕望。遞遣中書事務，限五日內交卸，即便馳往。」洪一鶚奉旨，又俯伏奏道：「臣一介庸愚，自慚鄙陋，乃蒙聖恩不次之擢，委以重任，敢不殫心竭力，仰報聖恩。指揮褚飛熊係臣保薦，又屬瓜葛，若交臣差遣，未免涉嫌。仰叩聖心，另賜委用，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。」皇上聽奏又道：「以卿公忠，但期流寇早日肅清，上慰宵旰憂勞，下憫生靈荼毒。褚飛熊雖與卿同籍，不必迴避，朕意已定，毋再續奏。」洪一鶚謝恩已畢，皇上回宮，各官朝散。畢竟洪一鶚剿除流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